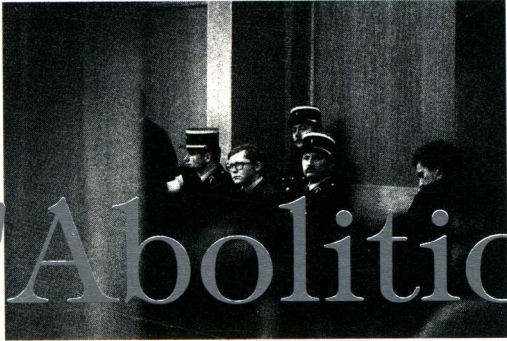




L'Abolition

为什么要 废除死刑

[法] 罗贝尔·巴丹德 著
郭金灿 译

Robert Badinter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为什么要 废除死刑

[法] 罗贝尔·巴丹德 著
郭金灿 译

L'Abolition

Robert Badinter

法国著名人权活动家

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

1996年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16-8186

L'Abolition

By Robert Badinter

©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, 2000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什么要废除死刑 / (法) 罗贝尔·巴丹德著; 郭金灿译.

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133-2361-1

I. ①为… II. ①罗… ②郭… III. ①死刑-研究-法国 IV. ①D956.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1914 号

为什么要废除死刑

[法] 罗贝尔·巴丹德 著

郭金灿 译

责任编辑 汪欣

特邀编辑 王轶华

封面设计 山林意造

责任印制 史广宜

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
出版人 谢刚
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
电话 (010) 88310888 传真 (010) 65270449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 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本 920mm x 1230mm 1/32

印张 8.125

字数 100千字

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133-2361-1

定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要公州大
版经新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品

献给弗朗索瓦·密特朗

| 目 录 |

第一部分 从一个总统到另一个总统 / 1

处决后的第二天

总统和死刑

处决以后

参会

总统之死

爱丽舍宫这边

改革时代

死刑的回归

第二部分 回到特洛瓦 / 27

第一章 帕特里克·亨利案 / 29

绑架

媒体暴力

政府这边

律师这边

会面

司法战线上

总统这边

在“健康”监狱

预审

炎热的夏天

现场重建

准备开庭

第二章 帕特里克·亨利诉讼案 / 62

证人的选择

在监狱

庭审之前

初步程序

审讯

辩护方的证人

专家和证人

指控

辩护

第三部分 长征 / 99

第一章 不确定的一刻 / 101

从特洛瓦回来

政坛上

公众辩论

第二章 断头台的回归 / 114

卡兰之死

暴力研究委员会的报告

又一次处决

博旦案

在南特重罪法庭

在斯德哥尔摩

第三章 在道德与政治之间 / 130

主教宣言

竞选活动

议会攻击

拉努西重新被谈起

布托案

刽子手的薪水

安全期

第四章 一个严冬 / 145

三场诉讼

寻求战略

穆罕默德·亚赫亚维

米歇尔·卢梭

让·博尔泰

第五章 被掩盖的辩论 / 160

有利的局面

在国民议会

辩论

一个充满争议的夏天

没有意外的秋天

第六章 加尔索案 / 172

一个困难的案件

诉讼

第七章 死刑的回归 / 186

“安全与自由”

莫名的焦虑

爆发

第四部分 废除死刑 / 197

第一章 弗朗索瓦·密特朗当选总统 / 199

竞选的冬天

疯狂

密特朗的声明

特赦的问题

最后的日子

胜利

比耶夫尔街

立法选举

宣布

第二章 法律 / 220

在爱丽舍宫

在司法部

行动

法案

部长会议上

在立法委员会

在国民议会

废除死刑

感谢语 / 247

第一部分

| 从一个总统到另一个总统 |

处决后的第二天

1972年11月28日，布菲和庞特姆在“健康”监狱被处决的第二天早上^①，我坐上了去亚眠的火车。当时我在皮卡第大学教书。我以为忙忙碌碌的工作、日常生活的惯例和节奏会让我从死亡的焦虑中平静下来。哪怕只有片刻能让我从昨晚发生的事情中解脱出来也好，但这终究是徒劳。在火车车厢里我遇到了一位同事，我迅速察觉，他在面对一个见证了重大耻辱事件的人时，目光中所流露出的一丝暧昧的好奇。他的目光仿佛在让我坦白一切，我却在躲避着。学生们用寂静迎接了我。在几个小时的课程里，我用干巴巴的嗓音解释着破产程序规则。我感到，他们竭力想探查隐藏在苍白表情背后的这位长兄、他们的老师、这位败诉律师为之难过的一切，这些事情他们中没有人经历过，将来也再看不到了。

讲完课后，我在整理课件，几个学生靠近了小小的讲台。

^① 1971年9月22日，在克莱沃监狱，因谋杀被判终身监禁的克劳德·布菲和因重大抢劫被判20年监禁的罗格·庞特姆，劫持了一名女护士和一名看守，要求放他们自由。在警方发起的解救行动中，两名人质被布菲割喉杀害。1972年6月，布菲和庞特姆在特洛瓦重罪法庭接受审判，尽管重罪法庭排除了对庞特姆的谋杀指控，但最后两人都被判死刑。蓬皮杜总统拒绝赦免他们，1972年11月28日两人在“健康”监狱被处决。引自《行刑》，罗贝尔·巴丹德，Grasset出版社，1973年；Fayard出版社1998年再版。

显然，他们想跟我聊聊。我比他们更不自在，于是主动开口，就之后要准备的课题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。他们听我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些无聊的事，却没有人打断我，说出他们想说的话。而当时浑身僵硬的我，也不想听他们说那些。不过，他们知道我心怀感激，因为当时我对他们期望的，正是这一刻弥足珍贵的沉默。

我匆忙离开他们，迫不及待地想一个人待着。冰冷的秋雨撒落在街道上，使路面闪烁着光亮。车站冷冰冰的。我看了一眼报亭。所有报刊都用大号标题报道死刑。布菲和庞特姆的照片被登在了头版。我买了几份平常读惯的报纸，其它就不必买了，难道还有什么报纸能讲出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吗？

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，我看着熟悉的风景在眼前掠过，思考着总统做出的处决布菲和庞特姆的决定。和其他很多人一样，我坚定支持废除死刑，当时如果布菲得到特赦，可能就标志着死刑在法国的终结，但蓬皮杜终结了这一切。布菲曾因杀害一名女性被判无期徒刑，在克莱沃监狱里他又再次犯罪，和庞特姆一起绑架了一名女护士和看守。在随后警方的突袭行动中，布菲亲手割喉杀了两名人质。布菲本人也要求执行死刑。他甚至向总统放话，如果他被赦免，还会在监狱里继续杀人^①。一切

^① “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，”布菲写道，“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自己……我的意识深植于我的境遇当中，我非常坦诚地向您承认，我不想这样的环境中结束我的生命，我不是一个会自杀的人……‘杀人以自杀’，这是我的信条。那么，总统先生，您愿意让其他的无辜者承受我的提议被您拒绝造成的后果吗？”《世界报》，1972年12月15日。

都使得处决布菲势在必行。除了最核心的一点：对死刑的拒绝。

布菲是个傲慢的人，他本就希望在他死后死刑会被废除^①。他希望自己处处与众不同，那一长串死在断头台的罪人们将和他一起终结。然而布菲沉浸在他病态的妄想中，并没有认清现实。将他送向断头台后，总统就无法再向议会提出废除死刑了。布菲被处决意味着死刑得到保留，如果他被赦免，则意味着死刑被废除。总统已经做出了他的决定：支持死刑^②。

然而处决庞特姆使我感到更加沉重。他并没有杀人，重罪法庭在其判决中也承认了这一点。他只是布菲的同谋，此前也从未犯过血案。如果将其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的话，他在监狱里就会找到一堆和他犯下相似罪行的同类。当然，庞特姆在监狱的生活可能会非常艰苦，人们将一直把他看作杀害护士和看守的帮凶。但是庞特姆当时才 27 岁，他想活着，他的生命还有意义，尽管未来十分严峻。

出于某种怜悯，布菲在要求共和国总统将他本人送上断头台之时，曾请求赦免庞特姆^③。但是总统对杀人的人和手上没

① “我只请求您，总统先生，当断头台的铡刀砍向我的头颅的时候，这能够最终使法国废除死刑。您要将这归功于法兰西。1972 年 6 月 29 日，在美国宣布废除死刑的同一天，法国判处两人死刑。我请求您拒绝给我赦免，赦免不是为我，而是为日后的其他人？……”《世界报》，1975 年 1 月 12—13 日。

② 在布菲和庞特姆行刑的第二天，在国民议会议长召开的招待会上，蓬皮杜总统向一位记者表示：“我反对取消死刑，就像我们昨天所不幸看到的一样。”《世界报》，1972 年 12 月 1 日。

③ 在 1972 年 10 月的一封信里，他写道：“我也请求您，总统先生，赦免我的同伙罗杰·庞特姆，这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小伙子，我坦诚地承认是我将他拖进了这一可悲的案件中……”《世界报》，1975 年 1 月 12—13 日。

有沾染鲜血的人一视同仁。处决庞特姆为处决其他犯下更恐怖罪行的犯人开辟了道路。我清楚地知道，从此反对死刑的斗争将在两条战线上展开：一条是政治战线，因为没有总统坚决的意志和议会多数人的坚定支持，死刑永远不会被废除；另一条是司法战线，因为此后还会有很多关乎被告人生死的诉讼。

我现在知道了，司法也可以杀人。我亲眼看到了这一点，却没能阻止它。这一想法占据着我的脑海。白天有各种日常事务，所以前一夜因死亡而带来的焦虑得以被压制，而在这列行驶在夜里的火车中，它再度袭来。我闭上眼睛，比白天更强烈地体会到：法国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不会废除死刑，我曾竭尽全力反对它，也将之作为自己一项基本的、彻底的义务，但我并不能区分出，到底是我对庞特姆的负罪感，还是对死刑真相的认识使我如此。直到此刻，我还只是一名废除死刑的支持者。从此以后，我将成为一个坚定不移反对死刑的斗士，理性的信念上升为战斗的激情。

回到家后，我写信给庞特姆的父母，尽可能忠实并简洁地告诉他们，他死的时候很勇敢。我想这对他父亲来说很重要，他曾经是一名战士。我知道他母亲信教，我告诉她他在上断头台前做了忏悔并领了圣餐。克拉维尔神父说他是基督徒的身份死去的，上帝会宽恕他。我向他们强调，他们的儿子罗格没有杀死护士和看守。我也告诉他们，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向我重复着，他深爱自己的父母，想把所有的爱都告诉他们。写完封好后，我立即去邮局寄信，希望它尽快出发，好像这是我能

为庞特姆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我在 11 月的深夜慢慢走回家，感觉寒冷蔓延到我的心里。

总统和死刑

布菲和庞特姆的行刑标志着事情血淋淋地告一段落。在此之前，我们一直理性地认为西欧这场取消死刑的运动将在乔治·蓬皮杜领导下的法国实现其目标。数十年的经济增长，充分的就业，去殖民化的考验和暴力斗争的终结，1968 年五月风暴所展现出的时代精神和人们的同情心，这些都使得死刑成了一种苟延残喘的存在，断头台成了它过时的象征。1969 年 3 月，戴高乐的长期统治结束，好像那种认为死刑在法国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看法也随之而去了。在政治领域之外，让·巴斯蒂安·提里曾因刺杀总统未遂而被判死刑——这对戴高乐来说也不是什么光荣事^①——戴高乐将军一直在有节制地行使着特赦权^②，1914 年战前行伍出身的他，并不为死刑的哲学和道德问题感到烦恼。1969 年 3 月 20 日，在竞选期间，也就是在全民公决失败、戴高乐辞职的几周前，他还将一个 23 岁的年轻

① 让·巴斯蒂安·提里，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毕业生，海军军官，支持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，他曾在 1962 年针对戴高乐组织刺杀活动。被法院判处死刑，并于 1963 年 3 月 11 日被行刑。

② 1960 到 1969 年，9 名死刑犯被砍头。